

生活百味

编花环



陈来尔

春天里,公园里,三个小姑娘尽情地玩耍。她们看见柳树发芽了,找到编花环的好材料,一本正经地编着。远远地看着她们投入的模样,我仿佛也找回了自己的童年。



老朱



文娟

老朱家住我楼上。

像老朱这把年纪,早该颐养天年了。然而老朱还在上班,物业公司保洁,月薪两千。老朱儿子的儿子在读大学,他每月贴一千。老朱女儿的女儿也在读大学,他同样贴。老朱不认字,俩孙辈会念书,老朱觉得值。

不能说老朱分文未留。老朱有失地农民保障金,一月一千多。老伴也有。除了穿衣吃饭,还要应付人情往来,应付头痛脑热和想不到的种种。比如,儿子会隔三岔五回来,有时说想爷想娘了,有时说想自己创业,但是缺乏资金。不管如何,老伴总是急匆匆奔市场,左手鸡右手鸭。老伴疼儿子,晓得有房贷的儿子肚皮寡。等儿子吃饱喝足,老朱想也该给有房贷的女儿补一补,于是,左手鱼右手肉去女儿家。

前几天,老朱双手托腰,在楼下转悠。原来,老朱上班时把腰搞闪了。都以为他从此歇下了,可仅仅一礼拜,老朱又骑电动车出去了。他怕失去这份工作,俩孙辈像比赛,一个接一个备战考研。老朱动力十足,决定跟自己来个比赛,坚持到他们完成学业那天。

老朱说起这些时,容光焕发,一点不像七十四。

季节的色彩



张超

这是细雨中的一抹春意,万物复苏,春暖花开。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色彩,而我更喜欢初秋冬尽的满地金黄。初冬的风景,它不



像春天那么稚嫩、夏天那么热烈、秋天那么艳丽。站在凛冽的寒风里,它凛然又深沉、质感又厚重、宁静又从容。

带点原土



章忠

黄叶簌簌往下掉,枝干也慢慢干枯了,尽管我想方设法挽救,但它最终还是没有活过来。岳母后来问起,我如实相告,她责怪我不该把原土抖落掉。

“原土?”我一脸疑惑。岳母说:“花花草草就靠从土里吸收肥力,如果移栽的话,得带些原土,因为原土和它最亲,不带点原土不容易养活。”岳母没有多少文化,但是仔细想想,她说的没错,这棵瑞香早已经和它原来生长的土壤的酸碱度、微生物等达成了一种相互适应的和谐状态,去掉原土

对它的影响不亚于让它重生一次,原土本身就有护根作用,瑞香是肉质根,很脆嫩,去掉原土,它的根系肯定会受伤,受伤的根系会感染细菌和病害,这样它就更不容易成活了。

岳母说的是花,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来说,何尝不是这样!离开故土,不妨带些“原土”在心中,因为“原土”能守护我们的“根”,让我们最初的倔强和梦想有安放的地方,“原土”能治各种“水土不服”,让我们在他乡也能开枝散叶、茁壮成长。

一枝油菜花



昆仑拾雪

您从哪里来?我的朋友。一枝闯入玫瑰花园的油菜花,如一个意味深长的错别字,让整个小花园格外生动起来。春天恩宠着一切生命,平等民主,草木们自律,一直遵从二十四节气的律令。油菜花突兀地披

着它的黄金甲,有谁肯停下来为它瞩目?无意间的惊鸿一瞥,却让我为之心动,平时我们见到的都是大面积、以集体意志成就大片灿烂的油菜花,它们喜欢群居。而眼前的这枝孤独的油菜花闯进这一片领地,仿佛在玫瑰花刺的夹缝中生存,它在风中、雨中、夜色中一天天拔节增高,这城市里少见的擎旗手,把春天一天一天一毫米一毫米抬高。

乐活人生

小确幸



光的方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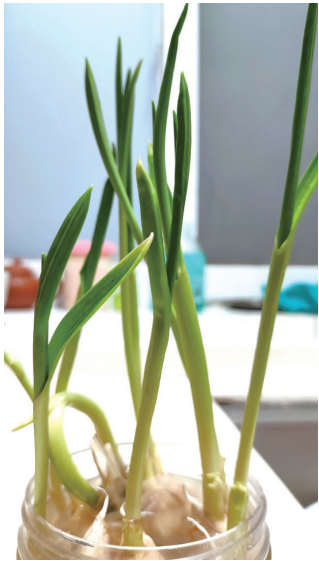
村上春树在随笔集《朗格汉岛的午后》创造了“小确幸”一词。意思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,是稍纵即逝的美好。

厨房台面上的大蒜就让我体会到了小确幸。本来买回来是大蒜头,不知何时不注意有水滴到大蒜头上。忽然一日做菜拿大蒜头时,意外发现它居然发芽了,根茎上已经生出白色细长的根须。细小翠绿的叶片已经萌生,跃然而出。不得不佩服大蒜头旺盛的生命力。葱翠挺拔的叶子,青翠欲滴。一点点水和阳光,没有土壤,就长成这样,太让人意外了。

干脆找了女儿吃的话梅塑料罐子,加了点水把大蒜头放了进去。今天去看,抽的叶片更多了、更绿了,长势喜人。眼睛看着舒服,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欢喜。看似平凡低贱的蔬菜,却活出了生命的高贵。

大蒜枝条细长,亭亭玉立,在微风中摇摆,不仔细看还会误以为是没有开花的水仙。在我心里,大蒜和凌波仙子并无分别。其实不需要名贵的花草奇石,把大蒜头当案头清供观赏也不错。汤在锅里炖着,随手摘一点大蒜,洗好投进沸腾的锅里。汤增色不少,也更鲜美了,香气四溢。大蒜的风姿让我饱了眼福,现在又饱了口福,物尽其用。不得不从心里喜爱和感谢大蒜头。如果可以,我也愿意做一颗平凡朴素的大蒜头。

普通人的快乐和幸福来得就是这么简单而实在。村上春树说,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,人生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左图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